

09798

212(59)
4468
8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八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年·北京

52760

•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八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2 \frac{3}{4}$ · 字数 50,000

1958 年 9 月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0.24 元

统一书号 3003·407

目 录

艾地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积极 分子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1
（1958年6月25日）	
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 结果	7
（民主德国“统一”杂志1958年第5期编辑部的文章）	
南斯拉夫	58
——我们的批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第二副总書記 約多	
现代修正主义的典型	65
——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員 米原 昶	
丹麦共产党中央委員克努德·耶斯佩森談参加 南共七大的印象	81

艾地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 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1958年6月26日)

1958年4月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与和平宣言。这就是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赞成和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宣扬的修正主义。(掌声)

帝国主义者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中散布谣言说，似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4月里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态度同各国共产党如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等所采取的态度是不同的。根据他们的说法，似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的。

同志们！

在我们还没有收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所要讨论的纲领草案之前，我们的确有意派代表团，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已经那么远地离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当我们收到了并研究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之后，我们就决定不派代表团，只是派观察员，正如其他共产党所做

的那樣。當我們的觀察員回國並報告了在代表大會上和代表大會以外所看到的情況之後，我們就更相信，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派代表團參加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的確是不恰當的。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同南共領導人個人無利害關係，而且我們無意干涉南共的內部事務。但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同其他國家共產黨人一起，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堅決反對任何人（無論是來自共產主義運動外部或內部）的企圖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掌聲）

象南共領導人所做的那樣，無論是在思想上或政治上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僅將削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而且也將削弱整個進步運動，整個民族獨立運動和世界和平運動。

因此，同志們，南共領導人的修正主義政策不僅使他們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孤立起來，而且如果不改變的話，也將使他們逐漸地從世界和平運動和現在正在亞洲和拉丁美洲蓬勃開展的民族獨立運動中孤立起來。

在一個剛獨立或尚被殖民統治的國家里，不用說一個共產黨人，即使是一個非黨的愛國者都知道壟斷資本主義是災禍的根源，而且知道除了對它進行堅決的鬥爭之外，沒有其他道路。

同縱容壟斷資本主義的南共領導人的修正主義思想相反，去年年底印度尼西亞人民和政府接管了荷蘭帝國主義的企業。只有帝國主義及其在印度尼西亞的奴才才不贊同這個行動。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行動得到了全世界

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支持。(掌声)

南共领导人认为,在若干国家如在美国,工人阶级可以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而能够执政并进入社会主义。

现在我不想从理论上分析南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我只是想指出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和南共领导人的某些共同点。(掌声)

印度尼西亚的右翼社会党人和其他反动派宣传说,由于国家的监督日益增多,所以资本主义不再是危险的了,说现在的资本主义不再是垄断资本主义了,而是已经成了“人民资本主义”了,因为已经更多的人掌握了股票。因此,他们说,不要反对资本主义,要把资本主义当作朋友,要吸引尽量多的外国资本到印度尼西亚来投资。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人民已经有了世世代代的经验,说明资本主义是造成苦难和受殖民统治的原因,说明由于有了外国资本的投资,所以现在印度尼西亚在执行其政策方面缺乏独立自主,说明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势力的存在,所以印度尼西亚继续不断地受到武装干涉的威胁,而且最近不再是威胁了,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具体地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组织叛乱,并以现代武器、派军事教官、派飞机及其飞行员来武装反革命叛乱分子。这就是可以逐步地改变为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吗?印度尼西亚的现实说明,如果不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的话,它将会使现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亚重新沦为殖民地并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军事集团的战争基地。(掌声)

这种思想不仅造成了解除有关国家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武装的后果，而且同不愿意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存在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南共领导人的这种表示为垄断资本主义立了大功，而且对延长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寿命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同时也就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

在印度尼西亚只有法西斯分子才会否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作用。一个诚实的、爱国的非共产党人士，为其政治权利而奋斗的全体劳动人民都承认，无论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反帝斗争中或者是在实现印度尼西亚的新社会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作用是重要的，其存在也是必要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加诺总统本人在他的方案里表示，如果印度尼西亚要真正建立新社会的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有必要参加政府的。

因此，就再一次地证明了，南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思想不仅使他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孤立起来，而且也将使他們从民族独立运动中孤立起来。这个民族独立运动正在有力地摧毁现在尚存在的世界资本主义堡垒的残余。（掌声）

同志們！

尤其过分的是南共把社会主义陣营的外交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混同起来。他們把苏联自成立以来迄今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和支持一切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的斗争的外交政策，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执行的积极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和仇视民族独立斗争

的外交政策混同起来。

如果一个共产党人不能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因此而不能看到这两个阵营的外交政策的区别，那是十分可悲的。我认为不需要是一个共产党人才能区别这两个阵营的外交政策。当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最近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威胁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的态度。（掌声）

此外，每一个人都懂得，正当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时，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合作，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肩并肩地竭尽全力制止新的世界大战。不久前，苏联单方面地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并且呼吁美国 and 英国步苏联的后尘。

我再一次地说，南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不仅将使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孤立起来，而且如果不立即改变的话，将使他们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中孤立起来。（掌声）

显然，在反对其他偏向如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时，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所有共产党人当前最重要的斗争。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其重要性不次于列宁反对第二国际的斗争。由于列宁成功地粉碎了第二国际的理论，而且全世界的共产党进行了反对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斗争，因而目前共产主义运动强大起来了。而我们，现代的共产党人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将锻炼得

象鋼一樣堅強。這是必然的，而各國共產黨在最近舉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就是這個必然性的許多証據之一。

各國反動派受到了修正主義者的鼓舞，努力通過煽起沙文主義來把對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注意轉移到人民和人民之間的鬥爭。在印度尼西亞，沙文主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已經沒有影響了，但是近來卻被復活起來，以便挑起印度尼西亞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因此，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當前思想鬥爭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反對沙文主義。修正主義者在煽起印度尼西亞的沙文主義方面是很有功勞的，這就是意味着使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的鬥爭更艱巨。

同志們！

印度尼西亞並沒有和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接壤，而是仍處在帝國主義國家如澳大利亞、駐在西伊里安的帝國主義軍隊、成為帝國主義的堡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包圍中。印度尼西亞離捷克斯洛伐克約有一萬五千公里。但是，雖然如此，在反對現在得到修正主義者的重要援助的、以美國壟斷者為首的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從來沒有氣餒過，而且完全相信，最後勝利必然是屬於他們的。（掌聲）

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結果

(民主德国“統一”杂志 1958 年第 5 期編輯部的文章)

今年四月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綱領。这个綱領不仅涉及南斯拉夫的問題，而且远远超出了常軌，还涉及当前国际发展的許多問題和世界工人階級的任务。大家知道，三月間发表以供討論和征求各国兄弟党意見的綱領草案，就已經引起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批評。因为这个綱領除了一些公認的正确論点以外，它对国际局势的估計以及向国际工人階級提出的任务，是违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世界觀和政策的，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特别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

因此，各兄弟党对这个草案进行同志式的批評是它們起碼的階級义务。在苏共理論性杂志“共产党人”第六期上发表的費多謝耶夫、波麦洛夫、契普拉科夫的文章，是第一次对这个綱領草案的公开批評，随后相繼发表了一些其他一些批評文章。由于存在着原則性的分歧，我們党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認為，不派遣代表团出席南共代表大会是适当的。各国代表团不可能不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这个綱領草案，而这又是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慣例的。

在通过綱領草案时，各兄弟党的批評被部分采納而作了某些修改。但是，很遺憾，綱領的根本缺点並沒有完全清除。南共領導人干脆拒絕了許多兄弟党对这些根本缺点所作的同志式的批評。这些批評意見也根本沒有展开認真的討論。

为了正确地估計由此而造成的情况，必須先追溯一下去年十一月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时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結果。在这次會議上通过了两个文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以及包括南共在內的六十四個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和签字的和平宣言。这两个宣言在莫斯科會議以后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几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完全贊同。

宣言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新的有指导意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科学地总结了工人阶级国际斗争的新經驗，綜合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重大的創造性貢獻，确定了当代国际工人阶级及其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任务。对这个問題，我們党中央第三十四次全会的決議中特別談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宣言是一項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充滿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造精神，并且明确指出了爭取社会主义和謀求人类幸福的斗争道路。”

宣言強調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維護和平而进行国际斗争。这个主要任务也鮮明地表現在和平宣言中。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具有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公認的綱領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間只有一个党不願意了解这一点，这个党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南共领导人在莫斯科會議上是所有执政的党中間拒絕在宣言上签字的唯一政党，現在又是整个国际工人階級运动中提出反面的綱領的唯一政党。現在提出的这个綱領，按其基本傾向來說，只是綜合了許許多多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公認的政治原則和綱領原則的觀點。綱領中的个别正确的論点無論如何也改变不了綱領的总的性質。綱領对于国际局势的評價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任务模糊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間、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同資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間不可克服的矛盾。

这是一个早已破产了的第三条道路的綱領。这个綱領實質上抛弃了无产階級的階級立場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則，首先是抛弃了不調和的革命的階級斗争原則，工人階級革命的、战斗的政党的領導作用的原則以及革命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綱領也实际上放弃了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論。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用修正主义論点頂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学說。因此，应当說这个綱領是修正主义的宣言，其目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宣言，反对和平宣言。

如果决定南斯拉夫国家命运的南共領導集团把修正

主义当做自己的綱領，那么这种行动只能看作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特别是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行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此不能默不作声，何况帝国主义敌人正在繼續加紧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

至于谈到我們，划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分界线正是通过德国的中部。我們的工农政权处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同好战的反动的帝国主义力量之間进行斗争的前哨。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者正努力利用修正主义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特别是破坏我們党的团结，他們把賭注下在不够坚定的党员身上。

誰在西德支持南共綱領这种現代修正主义，誰就只能阻碍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西德工会联合会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反对力量的增长过程，只能妨碍正在开展的群众斗争和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日益形成的工人阶级反对西德帝国主义及其准备原子战争的行动的統一。因此，我們党非常关切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团结事业，非常关切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事业。所以，对南共綱領必須进行公开的原则性的批評。为此目的，本文首先注意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具有特別意义的问题。

南共綱領脱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場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赤裸裸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它提出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間关系的条件是要使合作“必須始終根

据以下原則：完全平等、不把自己立場强加于对方、互不干涉党内事务”。誰也不否認这些一般的民主原則是馬克思主义政党間兄弟关系当中起碼的真理。历史証明，国际馬克思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最彻底地提出并且实现了一般的民主原則——平等、自决权、合作与团结的自願原則。在世界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时期内个别破坏这些原則的做法决不可能推翻这一历史事实。

但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质和精神是否仅限于这些一般的民主原則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并且也为一百多年的历史所証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比伟大的。它体现着各国工人的基本阶级利益和阶级目标的国际主义的一致，体现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一致，这个历史使命就是，推翻它的死敌——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权和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建成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国际工人阶级的这个历史使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他們在一百一十年以前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了一个战斗的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了团结全世界无产者完成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全世界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必須首先联合起来，因为它们领导着工人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斗争。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間的兄弟般的国际合作首先应该建立在馬克思主义的基础，建立在无私的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建立在各个民族的战斗队伍

自覺自願地加入和隸屬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不論國際革命工人運動的這種馬克思主義團結在各個歷史條件下具有何種不同的組織形式。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關係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和實質在今天也正是表現于此。但是南共綱領在談到同共產黨和工人黨合作和同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時，却一點也沒有表現這種精神和實質的痕跡。綱領僅僅提出一般的民主原則，而沒有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同共產黨和工人黨合作的條件和基礎，它甚至要求在同馬克思主義政黨和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 cooperation 中運用同樣的民主原則。

綱領中沒有提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這個原則規定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自覺自願地把自己列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兄弟隊伍，響應它在國際政治問題上的觀點並且根據南斯拉夫發展的特殊條件運用這種觀點。綱領中拒絕“由於這個或那個國際中樞的批准”而在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會議上集體擬定的基本政治路線，並且懷疑這個路線是否正確和進步。綱領本身就是不尊重 and 拒絕共產黨和工人黨集體會議及其結果的明顯證明。綱領中所敘述的寧願同個別共產黨和工人黨進行雙邊合作的原則就表現了這種傾向。

這樣，綱領起草人就拋棄了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關係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而這個原則在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史上一向是工人階級對敵鬥爭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一般地適合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東西，特

別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兄弟关系。在現代，当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首先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兄弟同盟，并象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

“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在統一的大家庭里，是由于它們走上了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它們的社会經济制度和国家政权有共同的阶级实質，由于它們需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由于它們在反对帝国主义、爭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由于它們有共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

人們不禁要問，綱領起草人为什么不接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这些原則性的論点作为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呢？为什么他們拒絕南斯拉夫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統一的社会主义陣营中結成兄弟般的同盟呢？为什么他們拒絕社会主义陣营的概念，而要代之以世界分裂成两个对立的軍事集团的論点，他們又为什么实际上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等同看待呢？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国际帝国主义者想要消灭已經在地球的三分之一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他們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就想这样干，并且两次企图用武力消灭苏維埃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他們又以美国軍国主义者为首疯狂地进行扩軍，

締結侵略條約，掀起“冷戰”並準備對蘇聯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發動“熱戰”——原子戰爭。美國正是抱着這個目的破壞所有國際協定，在西德重新扶植了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打倒的德國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並且把它選為自己的主要盟國。這樣，歐洲中部就在本世紀內第三次出現了危險的戰爭溫床。

所有這些事實，再加上無數其他的事實，日益令人信服地證明社會主義國家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侵略政策鬥爭中有共同的利益，同時也證明社會主義陣營絕對必須團結一致。當然，國際帝國主義懂得，要進攻整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沒有希望的。由於這個原因，它的策略就是要分裂社會主義陣營，離間社會主義國家，孤立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心——蘇聯。

竭力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的意圖許多年來一直是帝國主義報刊的主題；現在由於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發表反對莫斯科宣言的修正主義綱領，又有這樣情況了。帝國主義者也不僅僅限於口頭上。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要使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軍事嘗試。1953年6月，他們又利用法西斯匪徒在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作同樣的嘗試。我們首先可以回想起1956年秋天發生的事件，當時從西德的領土組織和指導了在匈牙利的法西斯反革命，在此以前，在波蘭的波茲南也準備作同樣的嘗試。國際帝國主義的這種嘗試都遭到了失敗。其所以遭到失敗是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團結一致，由於這個陣營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兄

弟般的声援协助，由于强大的苏联无限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由于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的巩固和坚决，它們証明自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尽管有这些和其他許多明显的事实和經驗，綢領中还硬說，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应当置身于社会主义陣营以外，在社会主义和平陣营和帝国主义侵略陣营之間采取中立的立場，并且無論同帝国主义陣营国家或同社会主义陣营国家都保持完全一样的关系。

如果人民民主国家遵照帝国主义的願望，脱离社会主义陣营，脱离苏联，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結果，匈牙利的例子就足够明显地表明了。1956年秋天，叛徒納吉曾一度使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脱离社会主义陣营的时候，法西斯恐怖才真正得到了施展。从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看出，所謂“第三条道路”必然造成什么样的結果。“第三条道路”在匈牙利是从提出“独立”和“民主”这样煽惑人心的口号开始的，通过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及其領導政党而走到了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叛乱，而其結局就是在納吉执政时出卖匈牙利民族独立以利于国际帝国主义并血腥地企图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制度。

总之，匈牙利事件的过程最終証明了，所謂“第三条道路”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怎样的結果，也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中間不可能有任何“第三条道路”。認清这一事实对德国來說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因为西德，德国社会民主党領導集团也企图用“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来迷惑劳动群众，說什么它可以把社会主义的

要求同資本主義的存在結合起來，而這實際上就意味着維護和加強資本主義，破壞西德工人爭取消滅壟斷資本家和軍國主義者政權的革命鬥爭。

1956年秋天，“第三條道路”在匈牙利的實踐還證明了我們黨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其目的是要在我們共和國始終不渝地遵循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反對西德的帝國主義發展道路，制止任何把“第三條道路”強加給我們的企圖，也就是說，制止為了實現西德帝國主義的反革命侵略行為而顛覆我們工農政權的企圖。我們黨從匈牙利事件中得出了結論，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必須進一步加強自己同社會主義陣營的聯繫，對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一致作出更大的貢獻，特別是要加強同蘇聯的兄弟友誼。

但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當然並不僅僅限於社會主義國家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及其侵略政策的鬥爭中有著共同的利益。這個團結也是基於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方面的共同利益，基於共同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道路上必須互相支援和幫助。它要求國民經濟計劃實行互相協作，有計劃地進行勞動分工。有計劃地消滅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發達國家和不大發達國家之間的區別。

然而，綱領起草人卻反對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範圍內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根據親身的經驗知道，一個缺乏必需的天然資源而經濟上又不發達的國家，僅僅用自己

的力量是不可能保證社会主义的物質条件的。綱領起草人不仅沒有建議南斯拉夫参加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大家庭，反而認為南斯拉夫應該参加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联合”，并“同欧洲各种区域性經濟組織发展着合作关系”。显然，南共領導人正在坚持一种短視而危險的民族主义政策，希望在两个陣营之間混水摸魚而取得暫时的經濟利益。

可見，南共綱領起草人希望帝国主义者亲自拨款建設社会主义，并在自己的經濟組織範圍內协助社会主义建設。我們知道，帝国主义者的經濟“联合”是什么意思。它构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政策の經濟方面。我們知道西德垄断資本和阿登納政府，譬如为了“联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策划的計劃。这种“联合”特別規定要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建設，恢复資本主义，并使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置于垄断資本家和容克地主的統治之下。

如果帝国主义者目前在政治上对南斯拉夫似乎表現得很慎重，沒有公开对它张牙舞爪，那是有一定原因的。他們已完全公然表明他們要分裂和破坏社会主义陣营，但同时他們也知道社会主义思想在包括南斯拉夫人民在內的各国人民中間深得人心。在这种形势下，除了迫使个别国家在对它們的社会制度不干涉和中立的幌子下走离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独立的”道路以外，难道还能有对帝国主义者更有利的政策嗎？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完全公开地流露說，帝国主义者力图利用“特殊道路”、“民族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以及对民族特点的过高估

計來作為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從而反對整個社會主義的爆炸物。

為了有利於“南斯拉夫的特殊道路”的政策，南共綱領中只字也沒有提到儘管歷史的和民族的特點與傳統各不相同但仍然決定着所有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規律。綱領起草人卻把各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國際共同道路分割為無數特殊的民族道路，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社會主義的目標才是共同的”。

如果南斯拉夫走向社會主義的“特殊的民族的道路”是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道路，是導致增加對美國金融資本的債務和利用西德帝國主義實行西歐經濟“聯合”的道路，那麼這條道路會通向何處呢？它無論如何不會通向社會主義。除了依附帝國主義和喪失南斯拉夫的民族獨立以外，它還能有別的結果嗎？人民民主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是通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兄弟大家庭，正如1956年秋天匈牙利事件所表明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任何一個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都不可能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

應該坦率地說，整個綱領以及鐵托、蘭科維奇、卡德爾和其他同志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都意味着脫離革命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滲透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精神。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精神也構成了南共綱領中把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作用當作“思想壟斷”而加以拒絕的基礎。例如，在綱領中這樣說：“這種（思想

壟斷的)傾向引起了工人运动中攫取霸权的企图,这在任何工人阶级政党尚未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已造成了許多消极后果。而在工人阶级政党取得政权以后,这种思想壟斷的傾向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失。”

这样就在歪曲历史經驗的掩盖下实际上否定了苏联的领导作用。然而,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却要求有一个中心,不管它的形式如何。历史証明,总有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鋒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领导作用。

从1871年到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难道这事实最初的三十年內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嗎?正相反,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上一世紀的最后三十多年中帮助了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胜利貫徹和确立。只是在上世紀末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才日益产生消极的后果,因而终于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和1914年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利益方面起了决定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紀末以后已从馬克思主义的国际堡垒变成机会主义的国际堡垒,實質上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从帝国主义时代起,特别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布尔什維克党就日益开始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因而取得了无可比拟的良好成果。由于这种领导作用,被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所侵蝕的国际工人运动在科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

础上才能重新站立起来，才能依靠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并学会加以运用，才能建立新型的政党，恢复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兄弟般的国际联合。

十月革命胜利后，没有一个别的工人阶级象苏联工人阶级那样不断无私地和忘我牺牲地帮助过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国内战争的艰苦时期以及在克服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困难时期，苏联工人阶级在其列宁主义党领导下始终把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几百万苏联工人和农民为了使全世界摆脱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压迫，为了现今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顺利的解放斗争事业而牺牲了生命。从此以后，苏联劳动人民在其党的领导下，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物质贡献，向它们介绍了苏联许多丰富的经验和技術成就，并保卫它们免遭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没有苏联的存在及其忘我的兄弟般援助，国际帝国主义早就會侵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在内，并把它们扼杀，这还值得怀疑嗎？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由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才有可能组织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政权以及顺利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才可能使国际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决定性变化。怎么能够忘记这个深刻的历史真理呢？难道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没有苏联共产党兄弟般

介紹丰富經驗，沒有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及其兄弟般的幫助，世界工人階級可以取得偉大的勝利嗎？德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永遠不會忘記蘇聯人民及其政黨全面的兄弟援助，永遠認為這種援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光輝范例。

今天，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基於它是這樣一個國家的執政黨，這個國家在社會發展方面超過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整整一個時期，早已開始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個國家由於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威力，由於它的各族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的完全一致以及由於開辟新紀元的科學技術成就，就成了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和國際工人運動的中心，爭取世界和平的中心，並且對全世界的社會進步起着決定性的影響。

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還基於它是世界工人階級最有經驗的和經過考驗的戰鬥政黨。正是它給了全世界列寧主義並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主義，蘇聯共產黨作為蘇聯人民的領導力量開拓了人類從未走過的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用馬克思主義總結了這條道路的有國際意義的規律，而在目前仍十分成功地繼續這樣做。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現代創造性的繼承和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奠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發展中的新階段，這是可以否認的嗎？

由此可見，南共綱領所宣揚的修正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矛頭是指向蘇聯和蘇聯共產黨，指向整個友好團結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因此，修正主義的

民族主义就打击了全世界的主要和平力量。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向人类作出了一个起动员作用的和乐观主义的結論：在我們时代，战争已失去了它的致命的性質。这个科学結論所依据的是：捍卫和平的主要力量，即国际工人阶级由于形成以世界强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大大壮大了。因此，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和平宣言中写道：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科学和技术的空前发展有利于和平事业，是对发动战争的有力障碍。”

强大的爭取世界和平运动現在能够制止战争的力量，因而它不是偶然情况的自发結果。它是圍繞着坚强的核心、圍繞着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和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而开展起来的。在这个核心的周围聚集和联合着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各种各样的团体，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观点的人們，还有一些主张维护和平的整个民族和国家。

但是，如果没有胜利的十月革命及其所开辟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没有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毫不松懈的积极性和彻底的国际主义，这个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战略家造成如此困难的强大的联合力量能够产生嗎？这是和平运动的許多拥护者不可能了解的，因为他們是怀着善良意图投入斗争的，但在政治上沒有充分的明确态度。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往往加以利用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願望和平的非无产阶级的和非馬克思

主义的力量，难道仅仅依靠自己就能够在什么时候都可成为严重威胁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力量，或者就能够造成防止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吗？

因此，如果在国际帝国主义狂热地准备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象南共纲领所做的那样，从背后打击全世界和平运动、打击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兄弟般的团结，那也就是从而打击和平力量的团结而有利于帝国主义侵略者。

2. 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在同南共发展 紧密的友好关系方面的努力

民族主义往往被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利用来破坏工人阶级及其领导党的国际主义团结，削弱它们不利于资本的斗争。在1914年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公开地转到了“本国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开始实行民族主义政策，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国际的反战决议的执行。民族主义思想促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的发展，有助于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导致叛变并使11月革命失败。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两者始终是彼此密切联系的，总是使劳动人民离开争取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国际斗争，总是意味着同资产阶级合作，分裂和削弱工人阶级。

1948年各兄弟党对南共领导集团的严厉批评是针对已开始在南共领导集团的政策中占优势的民族主义倾

向。这竟发生在执政的共产党之内！民族主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断絕关系在当时情况下表现为：南共领导人认为他們通过“自己的特殊道路”，不用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可以单独地引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这样，他們走上了只能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并造成国家依赖于帝国主义威胁的道路。他們对苏联实行置之不理的政策，把苏联当作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看待，开始把苏联的外交政策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等量齐观。在国内，他們誠然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可是同时又脱离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因而以后几年内在某些重要的生活部門，例如在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面遭到了重大的不利。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置身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任务之外。因而南共领导人就削弱了国际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放弃了本国社会主义的建設的重要基础，因为目前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的世界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斗争中不可能中立。

南共的民族主义政策使南斯拉夫远离社会主义陣营而接近于帝国主义陣营，从而有害于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由此它受到了各兄弟党正当的批評。南斯拉夫在1949—1953年期间的发展是不是証明了，南共领导人所采取的不要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而利用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来建設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中立政策是正确的呢？显然，南共的一些同志似乎是这样看的。但是事实上，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这时期的存在却說明了完全另一回

事：第一，它說明了社会主义陣营的作用及其对国际生活事件的影响；因为帝国主义者从来不会讓南斯拉夫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以苏联为首的統一而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这个陣营的存在使帝国主义者不可能实行类似的計劃），那么帝国主义者就会使南斯拉夫准备遭受危地馬拉和其他許多国家同样的命运。第二，帝国主义者对南斯拉夫的政策，特别是提供某些貸款和交貨，也是打算利用南斯拉夫及其民族主义政策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破坏社会主义陣营。这样，付出的垫款将在政治上获得利潤。南共领导人是不是由此得出結論說，他們的政策是正确的呢？

1948年的批評按其內容來說是正确的，但兄弟党当时所采取的方法是錯誤的；这样就把各兄弟党和南共之間的关系搞垮了。苏联共产党由自己发起，以公开和大胆的自我批評譴責了过去所采取的方法的錯誤性以及共产党情报局1949年的決議，这个決議是根据对南共領導同志所提出的錯誤的、个人性質的指責而作出的。参加1949年情报局會議的各个党都承認了这个決議是錯誤的，并撤消了这个決議。但是，是不是象南共領導人所說的那樣，在这件事上只有其他党有錯誤，而南共沒有錯誤呢？在同南共恢复良好关系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很明白，而苏共对此也毫不怀疑，在1948年对南共領導人所犯錯誤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确的，还存在着一系列意識形态方面的严重分歧。因为民族主义政策并不由于其他党对此得出錯誤結論而就不再是錯誤和有害的政策。尽

管如此，無論南共過去的或現在的錯誤，其他黨都沒有提到首要的地位，因為所有兄弟黨不咎既往，而是注意現在和將來。它們就是在關係破裂（這是錯誤的）後的期間也還堅持不渝地一貫竭力調整同南斯拉夫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兄弟合作，以便共同努力來消除意識形態方面的意見分歧。

從1954年起，蘇聯共產黨就堅持不渝地為同南斯拉夫建立更緊密的社會主義合作而鬥爭。1955年6月蘇聯政府代表團訪問貝爾格萊德，赫魯曉夫同志向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發表了真誠友好的講話，正象在這第一次講話中明確表示的那樣，為兩國的經濟和政治合作，為兩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建立緊密的關係掃清了道路。蘇聯的倡議得到了各兄弟黨、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的熱烈歡迎，在南共和蘇共代表1956年6月簽署的聯合公報中，以及在同其他共產黨和工人黨，特別是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一些黨和法國共產黨與意大利共產黨這樣一些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黨的一系列協定中，都闡述了南共和各兄弟黨合作的途徑和方法。南共和各兄弟黨之間開始形成更緊密的關係。

為了克服過去產生的不信任態度並造成友好團結的氣氛，各兄弟黨在1954年以後盡一切可能來使各個黨的黨員之間以及本國勞動人民和南斯拉夫勞動人民之間彼此日益接近。各兄弟國家派遣了議會代表團、文化工作者代表團、工人、農民、科學家和青年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同時，這些國家也邀請了南斯拉夫代表團來本國訪

間。報刊和電台介紹了南斯拉夫的生活和社會發展的各个方面。

在這方面，各社會主義國家為協助南斯拉夫兄弟人民克服經濟困難而給予的無私的經濟援助具有重大的意義。蘇聯不是象美國那樣供給南斯拉夫剩餘農產品和陳舊的武器，而是供給一些必需的商品：工業裝備、農業機器、鋼材、石油和原棉。蘇聯取消了南斯拉夫九千萬美元的債務，此外貸給它條件非常優惠的價值五千四百萬美元的物資貸款（為期十年、年利2%），以及三千萬自由兌換的美元貸款。在1955年12月達成了科學技術合作的重要協定。根據1956年1月締結的協定，蘇聯幫助南斯拉夫建設發電站和礦山以及生產氮肥和過磷酸鹽肥的工廠。這全都證明，蘇聯不僅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而且在國際團結、大公無私支援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同南斯拉夫建立經濟關係。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同樣同南斯拉夫發展經濟關係。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國的援助在這方面具有特殊的意義。捷克斯洛伐克供給了南斯拉夫機器、軸承、鐵路物資以及其他重要商品，並貸給了條件也是非常有利的五千萬美元投資貸款和二千五百萬美元物資貸款，同時又提供科學技術的援助。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供給了南斯拉夫必要的產品。但在1957年以前存在過不正常的狀況，兩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堅持不懈地設法消除這種障礙。我們黨不斷在使關係正常化方面表現主動性，屢次

地着重指出我們要同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发展正常关系的願望，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央第二十五次全会上就是如此。后来建立外交关系就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合作建立了重要基础。

可見，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在1954年以后坚持不懈地表現主动以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为发展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所存在的那种兄弟关系創造必要的前提。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他們沒有表示这种主动性，甚至在1954年以后还屡次攻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們常常向削弱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甚至使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国家而孤立的方向退却，其行动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迎合帝国主义的政策。例如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时期就是这样。在那些日子里，南斯拉夫领导人表現要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首先分裂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破坏社会主义陣营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团結。铁托同志1956年11月在普拉的演說中公开地說明了这一目的。約瑟夫·布罗茲·铁托在談到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內的状况时指出，現在問題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方針得胜呢还是失敗。他直截了当地这样說：

“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避免在这些国家中进行顛复活动，以求保証新的精神在那里得胜。”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这时期的这类言論和行动实际上是对誰有利，促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上“第三条道

路”这种企图是誰需要的，这可以从美国杂志“新聞周刊”1957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显地看出，其中写道：

“华盛顿……想使苏联帝国崩溃，但不是用爆炸，而是通过瓦解的方法。”

文章接着又说：

“对铁托元帅的态度现在已经改变。以前怀疑继续援助共产主义制度是否适当的政府领导人，现在认为这种援助是有利的投资。”

在这方面也还应该提醒一下，在南斯拉夫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间建立了国家关系以后，波恩政府虽然挑拨性地同南斯拉夫断绝外交关系，但仍然原封不动保持经济关系。相反地，波恩政府还明白决定遵守1956年締結的貸款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南斯拉夫可以在五年的期限内向西德索取二亿四千万馬克作为賠償的貸款，而这些借款大部分尚未支付。波恩政府保持这个条约生效是否是为了支持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設，或者单纯是为了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呢？每个熟悉德国帝国主义的方法和目的的人都知道，它感兴趣的不是履行条约的义务，而是可以利用来作为缺口的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明确目的的政治投资。

尽管南共领导人在1956年秋拒絕履行他們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代表签订的联合宣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还是耐心地企图进一步发展同南共的友好关系。11月28日，“真理报”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写道：

“大家知道，过去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部分人当中对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些重要問題流传有不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看法，并且离开了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我們党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接近的时候注意到，在重要意識形态問題上达到观点一致是須要相当的时间的，因为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意識形态方面的許多問題上，过去有、現在仍然有不一致的地方。

苏联共产党为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兄弟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今后仍将执行两党在原則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合作政策。我們認為，現在必須在平心靜气的友好的气氛中，通过同志式地交換意見的方式来討論和澄清爭执問題。

关于南斯拉夫領導人对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問題的看法，他們对社会主义陣营采取拒絕的态度，他們对苏联政策的不正确評價方面，本着同志式的精神很周到地进行了思想爭論。尽管如此，南共代表团却没有参加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會議，这样就自絕于正在建設着社会主义的其他兄弟党。南斯拉夫同志的这种态度显然是因为他們拒不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应团結在社会主义陣营內的思想。这个新的倒退步驟后来在南共綱領草案及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各演說中又得到繼續，南共領導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反对莫斯科會議的宣言，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违背了自己承担的义务。

在南共代表同其他兄弟党代表，特别是同罗马尼亚工人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等所签署的联合宣言中屡次地指出，各兄弟党的关系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各个党的合作既应包括相互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也应包括同志式的批评。但南斯拉夫的这些明确声明现在到那里去了呢？南共杂志“共产主义者”不但企图推翻各兄弟党的批评中的任何一个论据，反而用一系列反对同志式的批评和歪曲这种批评的实质与历史事实的主观责难来回答批评。南共领导人实际上拒绝了对他们的政策的任何原则性的批评，同时还说，期待他们根据批评改变立场是白白浪费时间。此后，兰科维奇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问道：“谁要把南斯拉夫和其他各国的工人运动孤立起来呢？”这是南共领导人自己这样做的，他们有意地自绝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斗争，自绝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建设。

1956年6月，铁托同志对八万莫斯科人说：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同苏联领导人一起能够解决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所存在的一切争端。我们完全有决心尽一切努力使类似的事情将来不再重演。”

这些话是符合苏共和各兄弟党为了共同事业而把过去一笔勾销的意图。这些话今天到那里去了呢？铁托同志在最近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不仅重新搬出旧的意见分歧，而且还对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挑起新的争执。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特别是苏共和社会主义国家

各兄弟党，在过去几年耐心地努力同南共建立紧密的友好关系，以使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来。但是，南共领导人在这件事上不接受各兄弟党的意见。不但如此，他们还抛弃了同这些党共同作出的声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这种自绝于人的做法不仅给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带来损失，而且首先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损失，因为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兄弟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和强大的苏联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密切不可分割的。

混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南共纲领中对目前国际局势发展所作的估价也是符合南斯拉夫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政策的。纲领中企图混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帝国主义发展道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试图既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又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设计一种统一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同时企图用机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来否定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

在纲领第一页就谈到现在“社会主义日益蓬勃和全面地长入世界性的社会制度”。这个“长入”是怎样发生的，即世界上的资本主义部分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呢？纲领对这一问题回答说，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现在既可在革命过程中进行又可通过“演变道路”。除了纲领中很少谈到的“长入”的革命过程外，还大谈各资本主义国家演变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纲领中谈到“和

平过程”，“不断变化”，“改良”，“停滞”等等。同时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特别是“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通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而实现的呢？綱領对这个問題沒有答复。大家只知道，卡洛·史米特、戴斯特和其他右翼社会党思想家正在向工人灌輸这类幻想。事实上，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并为用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作准备。

其次，綱領中也順便提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是通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組織的加强，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由于工人运动和平的、数量上的、进化的增长結果。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什么地方，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通过单纯加强工人运动就实现的呢？大家都知道，右翼社会民主党領袖們，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中企图用这类幻想来使工人脱离革命的阶级斗争道路。

綱領根据所谓资本主义世界已“长入”社会主义而断言說，存在着“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统一过程”，并作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发现：“社会主义越益成为全人类日常实践的内容和方法”，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已經“成了千百万人日常的实践”。

这样，綱領起草人想劝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信，这些国家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那里也成了工人阶级“日常的实践”。但是，綱領举不出任何具体的事实来証明这个如此鼓舞人心的声明，因为根本没有这

样的事实。真实的现实情况恰巧証明相反：对劳动人民的剝削加强了，垄断資本及其国家对群众的生活水平进行新的攻击，經濟危机开始了，大规模的失业現象不断增加，工人阶级民主权利受到限制，工人組織首先是共产党和工人党遭到迫害并被禁止，把社会財富用于扩軍备战和准备新战争的目的，——这就是所謂資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已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日常实践”。甚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中也承認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的凄凉事实。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在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关于存在和平过渡形式的可能性的論点中，对国际工人阶级新的斗争經驗作了馬克思主义的总结。

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和平形式的可能性的論点在于：在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情况下，工人阶级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有可能把最广大的人民阶层团结在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击败反动势力，把资产阶级議会变成为真正的民主机关。在这样的事变进程中，打破反动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真正民主的国家机关，实行革命的經濟改造，即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可以不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通过和平的道路而实现。但是，不管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用和平方式，还是利用議会而实现的，它終归只能是革命的。資本主义不能通过演变道路“长入”社会主义。

相反地，綱領中却提出了关于有可能通过演变道路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論点。这样就混淆了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間的階級斗争的革命性質、无产階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意識形态同工人运动中的資产階級改良主义的不可調和性。所謂“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这种改良主义教条使工人階級遭到了重大的損失，而为近百年来資本主义統治的历史所駁倒了。現在在綱領中又重新提出这个教条，甚至用来适应于新的条件。

資产階級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創造性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思想的幌子下进行的。綱領起草人宣布要决心創造性地总结两个世界体系——旭日东升的社会主义体系和垂死的資本主义体系——存在时代的新現象。事实上，他們滾到了旧的修正主义立場上去，鼓吹改良主义的教条，并把这些教条凑成一个綱領来对抗以創造性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

整个綱領都貫穿着一種傾向，即要混淆社会主义体系发展道路和帝国主义体系发展道路的对立性質，并且不顧一切事实而要証明存在着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世界統一过程。这样客观上的結果只是美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而丑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同时对現代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却只字不提。例如，在綱領中一个字也沒有談到非常高度的絕對貧困化和相对貧困化，在財政資本統治的国家里对无产階級不可遏止的剝削并使其精疲力竭，也沒有談到在这些国家中已开

始的周期性危机及其对劳动人民的极可怕后果。甚至提出这样的論調：在所謂国家資本主义的基础上，可以把“經濟計劃因素納入”垄断資本的經濟，而“部分調整經濟发展”可以“緩和、节制周期性危机的現象”。这种論調很类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領袖希法亭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早已被抛弃了的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的老調。

綱領中也沒有揭露准备原子战争的主要挑拨者和組織者——現代美帝国主义的作用（綱領中对它的罪行什么也沒有談）。关于帝国主义公开的、粗暴的干涉政策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顛复活动，綱領中不但沒有提到，反而掩盖美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的可恥的侵略作用。在党代表大会上虽然对綱領中有关大西洋公約和华沙条約問題作了补充，指出它們在目前所起的各种不同作用，但是綱領的整个观点，包括在这个补充以前的說明，是同这些說法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实际上，綱領中貫徹着把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等量齐觀的反动观点，开脫美帝国主义而誣蔑苏联。在这一方面，铁托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說中也完全违反历史真相，实际上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侵略集团的产生归罪于苏联。同时，他公开地贊揚压迫其他各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所謂“援助”，說成是支持南斯拉夫的独立以对抗苏联战后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他又認為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是要“自己的統治扩大到其他国家人民、以至全世界”。綱領的論点竟弄到如何荒謬絕倫的地步！

綱領还大肆美化現代帝国主义，贊成普遍的和区域

性的“經濟聯合”的帝國主義政策，並提倡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對世界經濟生活的“聯合”。一切事實證明，這種“經濟聯合”政策不是別的而且不可能是別的什麼，只能是最強的帝國主義強盜，首先是美國財政資本以及西德康采恩掠奪較弱小的國家並使其在經濟上屈服，奪取世界霸權的工具，企圖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其他軍事集團建立經濟基礎。所謂歐洲經濟“聯合”不是別的，只是一種使歐洲完全服從於和美帝國主義結成聯盟的西德帝國主義的政策。贊揚帝國主義者的世界經濟“聯合”，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右翼社會民主黨領袖干的事。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考茨基曾提出了臭名昭彰的所謂“超帝國主義”的教條。

綱領不但沒有揭露現代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性質，反而片面地抨擊社會主義陣營，尤其是抨擊蘇聯。綱領歪曲和誣蔑工人階級專政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作用的實踐，說這是“國家官僚主義”，並提出一種駭人聽聞的論調，說什麼在斯大林領導時期，在關於國家和黨的理論方面，其次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一般社會科學方面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論點進行了實用主義的修正。

這種論調純粹是捏造，完全同蘇共在這個時期的決議和斯大林著作的精神和文字相抵觸，首先是同黨的整個實踐相抵觸。因此，綱領不可能舉出任何證據來証實這種對歷史真相的歪曲。歷史真相是：儘管在一段時間內出現過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也犯過個別嚴重的錯誤，

但是，蘇共的總路綫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甚至在斯大林領導的最後幾年中仍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蘇共不斷進行應有鬥爭來爭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反對資產階級要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何企圖。

這個歷史真相已由實踐本身所證明。蘇聯和國際工人階級在斯大林領導時期有巨大歷史意義的成就和勝利，難道是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實用主義的修正”的基礎上獲得的嗎？只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就足以看出綱領中的論調是完全毫無根據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整個歷史經驗確鑿地證明，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過在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作修正的基礎上獲得成就和勝利，而是相反地，在這種場合總是遭到失敗。大家完全可以記得起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例子，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獲得了戰勝俾斯麥的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的歷史性勝利，但是，它後來滾到了修正主義的立場上去後，便使德國工人階級遭受到了一系列的失敗。

事實上，綱領歪曲關於蘇聯發展的歷史真相，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黨的領導作用的學說，而代之以類似考茨基的“純粹民主”教條的修正主義觀點。

綱領由於抹煞社會主義發展和帝國主義發展的對抗性質，所以對工人階級的鬥爭提出了根本不正確的任務。綱領不但不是象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和平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樣，提出國際工人階級的主要任務是動員和團結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來制止、孤立和剝奪帝國主義的原

子战争政客的权力，也不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巩固工人阶级专政，在同帝国主义的經濟竞赛中获得胜利，而是提出“国家逐渐消亡的問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的主要和决定性的問題”。

試問：这样提問題是对誰有利的？决不是对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和和平事业有利。还有什么比要工人阶级采取使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的方針更使帝国主义者高兴的呢？正当帝国主义者用从居民身上压榨来的資財武装到牙齿并在国内外加强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帝国主义思想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东方局不也是提出这样的“忠告”嗎？

我們党中央第三十次全会非常明确地研究了这些問題。我們党沒有采納修正主义的忠告，把进一步吸收群众参加国家和經濟领导工作、反对官僚主义（这在南斯拉夫綱領中起着极大的作用）看作是国家消亡的問題，而是相反地，着重指出必須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同群众联系越巩固，国家也就越强大。

非常明显，綱領中所提出的現代修正主义的任务，其目的是要国际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投降，只能阻碍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

可見，綱領中在今天世界政治的重要問題上有这样一些趋向：抹杀两个世界体系发展的对抗性質，制造这两个体系統一的幻想，并在这基础上証明除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之外，还有所謂“第三条道路”。

兰科維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企图拒絕對南共領導同

志“一个屁股坐两张椅子”的这种批評。但是，未必还能找到更适当的比喻來說明事物的真实情况吧。綱領不就是为了这种难堪的状况奠定理論基础的尝试嗎？大家知道，一个屁股坐两张椅子是不能长久的，何况这是两张完全不同的并竭力要分开的椅子。現在不是到了只坐在一張椅子上，坐在唯一适当的椅子上的时候了嗎？

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是否含有社会主义因素？

混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矛盾也特別明显表现在垄断資本主义国家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綱領中所提出的观点上。

为了論証“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成为垄断資本主义国家中的“日常实践”这样的論点，南共綱領企图利用所謂国家資本主义現象作为自己論点的証据。綱領在对这个问题的长篇大論中提到：在所謂垄断資本主义的国家資本主义发展中表现出“經濟中的新的就其客观趋向來說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对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另一地方，它們被說成是“生产資料和經濟职能日益社会化的形式”）“正在突破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孔隙”。

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法的特点之一恰巧在于，在資本主义内部不可能产生任何社会主义因素，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有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以后，只有无产階級掌握了国家領導权，才能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去和現在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事实都完全証实了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論点。

所謂国家資本主义的趋向从一开始就已經是垄断資本主义所固有的，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中和战后已不断加强起来。列宁主义把这些趋向包括在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概念中，并說明这些趋向就是使資產階級国家完全从屬於資本主义垄断組織。現時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这种性質已經改变了嗎？事实說明恰恰相反。

我們以英国为例。1945—1946年，在工党执政时曾把煤矿和冶金工业实行了国有化。企业主由此从向劳动者征收的稅款总額中获得了一笔大大超过了企业价值的巨額賠償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主仍然管理国有化的企业。后来再依靠向劳动者征来的稅收来使企业現代化。在使用这种办法使获得利潤的机会再次增加以后，便首先把鋼鐵工业以及电車公司轉归私人所有。这种重新私有化并不恢复在此以前的情况，而是垄断資本和金融寡头經濟势力和政治势力的空前集中。

德国社会民主党經濟問題专家戴斯特博士曾坦率地說出了在西德这种有利于垄断資本获得利潤的国有化的真正性質。戴斯特博士說，只有在动力經濟部門中，国有化才是現實的問題。分散的煤矿业在最近20年內未必能够从本身資金中拨出七、八十亿馬克用于必要的合理化，而原子能方面的落后状况只有按英国的式样才能有步驟地加以消除。根据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石油、煤炭和原子工业应当按照“公有化經濟”的原則进行协作以求达到最高限度的效能。根据“社会主义者”戴斯特博士的意見，西德的納稅人应当按照“公有化經濟”的原則向矿

山主提供七、八十亿馬克来使他們的矿井实现現代化，此外再交給金融資本数十亿馬克来建設石油工业企业和生产原子武器的企业。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許多垄断資本主义国家一样，証实了这样一个事实，現在同 40 年前一样，列宁对于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闡述完全合乎客观真理。不言而喻，空前迅速发展的生产社会化过程，以发展整个垄断資本主义为基础的过程，一开始就是垄断資本变为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基础。但是，这种过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創造出“正在突破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孔隙”的“就其客观趋向来說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不論这个过程是經過建立私人資本主义垄断組織的形式还是經過建立資产階級国家垄断主义的形式，都是一样。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恰恰是在生产力的社会性同資本主义財產关系（因而也同这些財產关系的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形式）之間的对抗性矛盾尖銳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資产階級国家日益强烈地发展成为垄断資本家統治的工具，并被用来阻碍这种矛盾的解决，防止社会主义革命。

綱領起草人在国家問題上現時恰恰抱另一种观点。例如，綱領中說道：

“在承担起重大的經濟职能的同时，国家和国家机器也就获得其独立的經濟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国家机器的社会作用。国家机器，为获得其独立职能，为了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表明其日益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和工人階級作用的傾向。”

由于企业实行国有化，资产阶级国家就具有独立的、即不依赖于垄断资本的经济基础，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也就具有独立的、即不以阶级利益为转移的职能，并且既具有限制私人资本作用、首先限制金融资本作用的倾向，又具有限制工人阶级作用的倾向！綱領起草人并不能列举任何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实。綱領起草人是不是想要煞有介事地断言说，例如，所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掌握最多数目的国有化企业（约有一半工业）的奥地利国家，就拥有不依赖奥地利金融资本的经济基础，发现了把自己置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上、垄断资本之上并限制垄断资本作用的倾向呢？^①

不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有化问题漠不关心。它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由相应的具体条件下，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决定的。例如，十分明显，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全力支持业已独立的亚非资产阶级国家所实行的国有化。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有化不同，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国有化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即使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巩固经济独立以不依赖于外国金融资本，并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德）中群众支持国有化和反对国有化企业转交给私人占有的要求看作是反对垄断资本及其专政的要求。最近几天为抗议汉堡“霍华德”造船厂出售给垄断资本家集团

① 参见费恩柏同志的文章：“工人阶级关于奥地利国有化的經驗”。

而举行的罢工恰巧表明了，争取当时迫切的要求的斗争，例如争取保证工作位置的斗争，在这里已经同反对垄断资本家的国家及其财政阴谋手段的斗争，同群众反对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所实行的侵略和备战政策，同捍卫劳动者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不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方面对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思想家灌输给群众的幻想作斗争，同时向群众说明，在垄断资本专政的条件下所实行的国有化同社会化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在工人阶级统治的条件下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费恩柏同志在上述所指的文章中就包含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重要论点。

南共纲领中，关于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条件和新形式”中占有主要的位置。纲领中谈到“工人阶级争取工人参加国有化工业管理的斗争”，并说这一斗争“越来越重要”，“所谓经济民主发展的程度，工人阶级政治和社会地位加强的程度，都有赖于这一斗争的顺利发展”。显而易见，纲领把工人参加一般企业和“工人、劳动人民和消费者参加经济管理机构和对它实行监督”列为“经济民主”。

参加管理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和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以及参加监督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机构活动，即发展“经济民主”，根据纲领中所宣布的观点，应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当前斗争的中心！显然，这也就是纲领中屡次提到的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里“日常实践”的社会主义。

所谓“经济民主”早已众所周知了。拉萨尔关于在国

家帮助下，即资产阶级国家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的教条是它的祖师之一。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领袖们许多年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大肆宣扬经济民主，说它是“实践的社会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28—1929年，社会民主党人格尔曼·摩勒领导的联合政府就是打着“经济民主”的旗帜。当时“经济民主”正是有利于加强垄断资本家的经济地位，通过强制调解破坏了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组织工贼活动，使工会的活动服从于大资本家的利益，从而事实上工人阶级丧失了真正民主的参与决定权。

“经济民主”的特点恰巧是在保证对次要问题的“代表权”、“参与决定权”的同时，实际上是剥夺了工人阶级对主要问题的决定权。臭名远扬的西德工厂法也是这一类货色，这个法律在大量条文中规定了“民主的”工厂委员会选举法和经营管理的许多细节。但实际上这种工厂委员会的实际权力十分有限，正如工厂委员会“总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所表明的，基本上是“协助”、“影响”、“向企业主提出一些为企业和生产全体人员服务的措施”！但这项法律非常明确地规定：工厂委员会不得在企业中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由此可见，这项法律就是要监督工人，使工人屈服于企业主——实际的主人——的淫威。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西德工会联合会的首领在康采恩监事会中的“经济民主”代表权，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

和南共纲领起草人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草案起草人主张卫护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

“經濟民主”，这样就可以使資產階級國家有超階級的作
用。這種國家——壟斷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波恩國
家——應當變為“所有社會弱者、所有受苦者、所有被害
者的聯盟”，並形成為“自由和正義的國家”！

至於說“經濟民主”，按草案起草人的說法，它的主要
特征之一是：“在大企業和聯合企業領導機構中，凡是存
在有小集團‘濫用權力的危險’的地方，即使與‘企業無
關的’人，特別是被雇人員的集體和社會利益的代表都應
參與決定”。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起草人或者
是南共綱領起草人，難道現在真要我們相信：例如，28個
社會民主黨和工會代表參加歐洲煤鋼聯營的高級機構和
大會（因此每人每年得到20—30萬馬克），或者是德國社
會民主黨和西德工會聯合會代表作為勞動的主人在康采
恩監事會中的活動，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阻止“小集團濫用
職權”；或者是已經加強了西德工人階級的政治或社會地
位；或者是應當把這種活動看作是“對世界進行革命的、
社會主義的改造”的部分過程嗎？通過康采恩監事會和
歐洲煤鋼聯營領導機構的道路並不能導向社會主義，而
是導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如擔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秘書長的比利時“社會主義者”斯巴克的例子所表明的那
樣。

“南斯拉夫道路”給南斯拉夫各族 人民帶來了什麼？

現時在南斯拉夫，即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

营之間采取中間立場的国家里，象綱領中所断言的“长入社会主义的世界統一过程”是什么样的呢？綱領摒弃了一些最重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这些原則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所有国家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曾經应用过并且現在仍然在应用。既然放弃这些原則，就代之以另一些原則。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階級正应当为此而“斗争”。这种斗争在綱領中被吹嘘为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决定性任务。社会主义陣营的工人們应当为之“斗争”的原則現在在南斯拉夫本国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如上所指，首先綱領起草人拒絕全面加强工人階級专政，提出了要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的要求。現時在南斯拉夫本国怎样实现这种国家消亡呢？难道南斯拉夫国家保安机关、警察机关、司法机关和軍隊正在消亡了嗎？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们也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相适应并受帝国主义的經常威胁所制約。难道国家管理机关正在消亡了嗎？事实說明完全相反。因为联邦、各联邦共和国和公社的公务人員数目同居民人数的比例超过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公务人員的数目。或者說，官僚主义正在消亡了嗎？（虽然綱領中把社会主义关系从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說成“是目前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主要特征”）。恰恰相反！例如，南共中央委员会在几个月前不得不在給联邦各級組織的信中指出了，官僚主义的飞揚跋扈越来越严重。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爭論的中心是有关申訴非法橫行的官僚主义专橫的一些問題。許多行政机关中缺乏民主集中制，从而造成秩序混乱，它

們相互對抗和職權範圍分散，而國家公務員的權力過大，這些都促使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現象的增加。

如果談到南斯拉夫國家消亡問題，那麼在另一方面，即在經濟組織職能和文化教育職能方面却有這種情況。許多年來，南斯拉夫國家越來越多地限制了國家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工具的職能，並實際上讓這種職能自生自滅。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中央規劃、中央計劃領導和組織，在南斯拉夫許多年來還僅僅處於萌芽狀態。南斯拉夫的所謂“社會計劃”是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毫不相同。

“社會計劃”並不是必須執行的法律。它只意味着是生產可能增長的預計輪廓而已。甚至在官方公報中也只是說“希望”完成業已規定的生產指標。“社會計劃”至今沒有規定固定的年度計劃和季度計劃，而且不給各個生產部門規定投資計劃和生產計劃。對“社會計劃”實行情況如何也不進行經常的切實的監督。對於計算成本和規定價格也沒有統一的和必須遵守的標準。大多數商品在零售時沒有統一的國家價格。

對國民經濟實行中央國家計劃領導和組織在很大程度上為國家經濟活動的分散管理所代替。各個國營企業和公社主要由自己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賣給誰和向誰買；它們也實際上自己決定價格和工資，決定是不是應當提高勞動生產率，等等。

按卡德爾同志的話說就是：“我們這裡每個企業都是獨立活動的。它們只同一般法令和社會經濟計劃發生關

系。任何管理机关都不决定企业工作的主要問題和企业生产的方針。每个企业在市場上自由竞争，独立地发展和独立地同其他企业建立合作。”总之，国民經济的計划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国民經济各个組成部分的自发发展取而代之。这些各个組成部分之間，即各个国营工厂和企业之間的关系，几乎不再是合作和互助的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竞争的关系，也就是为本身經濟利益相互进行斗争的关系。大家知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是資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同現代生产力的社会性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那样情况下也就沒有社会主义竞赛的基础，并拒絕社会主义竞赛，这是毫不为怪的。

社会主义发展的經濟規律終究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由于社会自觉的集中行动，即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有組織的活动。假如国家放弃这种有組織的活动，而讓经济发展放任自流，那么社会主义发展的經濟規律就不能切实有效起作用。此时这些經濟規律必然为自发地发生作用的資本主义商品生产規律、特别是供求規律所代替。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南斯拉夫国家的經濟組織职能消亡的傾向結果正是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經濟規律、特别是国民經济有計划发展的規律的作用，而資本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的規律，例如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規律或者供求規律等等，就越来越强有力地发生作用。

这种国家消亡是否給南斯拉夫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呢？我們看一看其結果。^①南斯拉夫的劳动生产率在最

近几年来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只提高了百分之几，而例如在保加利亚，从1949年到1955年期间内，劳动生产率却已提高了79.6%。与此相适应，南斯拉夫的实际工资也停留在原先的水平上，而在保加利亚，从1953年到1955年期间内，实际工资却已提高了46.1%。南斯拉夫工人家庭的生活费用从1954年到1955年上涨了14%。生活费的上涨是由于物价不断上涨造成的，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如众所周知，却不断降低物价。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相反，在南斯拉夫却有经常的失业现象，失业者人数竟达10万人。

目前农业情况怎样呢？耕种面积在不断缩小。例如，在1955—1956年，约有五十七万五千公顷土地荒蕪未耕种，即比1952—1953年增加了60%。谷物生产甚至低于战前水平，而南斯拉夫是农业国，过去输出谷物，现在却不得不日益大量地输入谷物。谷物进口量从1952年的五十七万四千吨增加到1956年的一百二十万吨。同时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有一百五十万剩余劳动力，其中很多人在多数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到城市去寻找工作。难道这还不表明，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孤注一掷吗？不但不向农民指明走出死胡同唯一的出路并引导他们走向发展生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道路，反而在1953—1955年把大多数生产合作社变为低级形式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多半是买卖组合。它

① 参见契普拉科夫的文章：“南斯拉夫的经济的发展”，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7年第3期。——原注

們尽管也部分地拥有农业机器和农具，用来共同耕种一小部分土地，但大部分土地却是私有的。1954年曾許可自由出卖和出租不超过十至十五公頃的土地。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措施，一方面增加了南斯拉夫农业的分散現象，另一方面加强了剝削他人劳动和占有少数农业机器与拖拉机的富农阶层。这样，代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是：絕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貧困状况更加恶化，同时必然促进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这种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以致去年已作出了必須改变现状的決議。綱領中也談到了必須建立社会主义的大規模农业。但是这只有通过經濟政策来扩大社会主义經濟規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和限制市場自发規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才能实现。

由于实际上已經放弃了中央經濟計劃，各州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发展水平上的显著差別几乎沒有縮小。結果就有这种情况，在工业方面較发达的斯洛文尼亚，生活水平就比不发达的馬其頓和黑塞哥維那两个共和国要高100—200%。只要把先前不发达的斯洛伐克工业化的空前規模以及与此有关的斯洛伐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南斯拉夫的情况来比較一下就行了。由于讓各个企业、公社和共和国之間进行竞争，結果就使斯洛文尼亚职工大会上提出了拒絕在落后的民族共和国进行投資的要求，因为这是要“由斯洛文尼亚工人的口袋里”掏錢。这种发展必然会破坏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内各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間的联盟，造成民族主义情緒和它們之間的关系紧张，难道这还不很明显嗎？

經濟停滯的現象和通貨膨脹的趨向，對外貿易赤字日益增加，經常的失業現象，城鄉之間以及各個民族共和國之間的发展不平衡越益加劇，南斯拉夫的國民經濟大大落后于社会主义陣營國家的國民經濟，——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于南斯拉夫國家的經濟組織功能正在“消亡”而成为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样也就失去了社会主义計劃經濟規律的巨大优越性，使國民經濟受着日益起阻碍和破坏作用的商品生产規律的支配。

从上面列举的少数事实就可以使大事吹噓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真相大白。而这种地方分权、國民經濟分散的道路却在綱領中被說成是克服官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各个企业和职工之間相互竞争同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首先就是意味着工人群众和全体劳动者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对國民經濟的計劃領導，参加制定、完成和监督中央的國民經濟計劃，特别是作为中央計劃的組成部分的企业計劃，并在全國自覺地締造整个社会主义生活。社会主义民主也意味着發揮工人階級的統一力量，通过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一致利益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統一計劃經濟的基础上，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越来越紧密的团结而發揮群众的創造主动性。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謂工人自治、工人委員會的制度應該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榜樣。但是正是这种工人委員會有着这样的傾向（而在这种制度下也不能不是这样）：它們在很大程度上

从事于商业活动，也就是陷于企业狭窄的利己主义利益中。这种倾向又由于采用向资本主义承袭来的所谓工人分红制而变得更坏了。结果是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对另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在市场上进行合法的竞争。

由此可见，这种奇怪的“社会主义民主”由于竞争和鼓励私人利益而分散了工人阶级的统一力量。工人阶级的群众积极性被吸引到相互倾轧的私人积极性和小集团的积极性上去了。所有这些同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同在垄断资本主义统治条件下的改良主义的“经济民主”不是很相似吗？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正是在最近几年中，社会主义民主有了空前的发展，并使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例如，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十二次全会打开了在我们共和国广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阶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经济职能和文化教育职能正是因此而加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并不会使这种社会主义职能趋于消亡，而是相反地使其更加丰富。

其次，纲领起草人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其实，既然否定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自觉的集中领导和组织，那么这种作用还有什么必要呢？要知道，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就在于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武装起来的，以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为指南，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活动指出一个统一的明确方向。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力

量和指导力量。既然否認了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既然取消和否定了馬克思列宁思想的领导作用，說成是什么“垄断主义”，那么这种领导作用还有什么必要呢？可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是在对资产阶级意識形态及其影响和残余作不可調和的斗争中实现其领导作用的。

結果必然造成这样的情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通过的決議实际上沒有绝对的約束力，紀律松弛了，对錯誤和缺点不可容忍的精神不能占上风。不但如此，自由主义和掩飾錯誤与缺点的风气就盛行起来。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原則实际上沒有应用。这种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所不应有的情况为产生不受监督的党内官僚制度提供基础，这种官僚制度不願改变南共和南斯拉夫国内的現狀，立即反对任何批評，任何旨在实行重大改变的建議。

不能不指出，由于在南斯拉夫存在上述所指的占統治的傾向，国家許多年来完全沒有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南共所推行的南斯拉夫国家对内外政策在基本問題上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使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基础遭到危险。只有两种互不相容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所謂“南斯拉夫道路”是要混淆两种发展道路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企图把两条道路相互混杂起来，这必然如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所証明的那样遭到破产。它无论如何不会把南斯拉夫人民引向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一

定会走入死胡同。

国际工人阶级不能对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漠不关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公开地说出真理。这样做是无产阶级的义不容辞的阶级职责。国际工人阶级希望南斯拉夫人民能够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回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般的大家庭中来。

* * *

修正主义的实践业已使南斯拉夫人民受到如此重大的损害，而现在修正主义却成了南共的正式纲领。这个纲领向国际工人运动、首先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鼓吹灌输现代修正主义，并把它说成是现在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任务。

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也同样宣传现代修正主义，他们利用现代修正主义作为从思想上瓦解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武器，以便有可能对这些国家实行军事进攻和组织法西斯叛乱。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种修正主义跟匈牙利裴多菲集团所宣传和实行的是一路货色，它为帝国主义者所策划和领导的法西斯叛乱铺平了道路。这种修正主义跟“直言”报集团的煽起反苏情绪并号召屈从于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也是同一路货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也有诸如此类的修正主义。哈里希特务集团坚持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纲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1957年初第三十次全会上向世界舆论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并指出它已为西德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们的特务集团利用来作为反革命活动的

武器。我們党中央委员会也公开地駁斥了南共领导人向世界輿論提出的修正主义的国家論以及对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的观点，并揭露了这些理論的危害性。

国际帝国主义者也多少公开地談到了修正主义对他們有什么意义。杜勒斯在1956年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上宣称：“目前要改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性質”（即由于修正主义在1956年秋天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看来是有可能的。”他接着又說：“……在这种情势下，各个自由国家应当給予道义上的压力，为了破坏苏联—中国的共产主义体系，就应当在軍事方面更加强大而坚决”。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国“粉碎强大的苏联独裁政治……”。西德外交部长勃倫塔諾在这次會議上提出了一个建議，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应当在各个人民民主国家中促使“铁托主义”的发展，其理由是用这样的办法比直接鼓励顛复活动更为可靠。現代修正主义在帝国主义的侵略計劃中起什么样的作用，难道在这里不是表現得一清二楚了嗎？

現在工人階級的敌人对南共綱領鼓掌欢呼，这难道是偶然的嗎？帝国主义报刊对这个修正主义綱領备加贊揚和表示好感。西德垄断資本的一个机关报“世界报”提到南共綱領时預言說什么“共产主义的危机日益增长”，“修正主义——共产主义树上的蛀虫在进一步傳播”。它称赞“铁托主义是共产主义世界中第一个巨大的革新运动”。（1958年5月1—2日“世界报”）

可見，南共綱領的修正主义，也即“共产主义树上的

蛀虫”当然要促成共产主义的危机。这个“蛀虫”当然要“革新”共产主义世界，也就是要按照 1956 年秋匈牙利事件的例子为帝国主义侵略造成机会。

所以，南共綱領必然会削弱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綱領的真正的客观意义就在于此。可是，敌人的打算落空了。今天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較之过去任何时候，特别是較之本世紀开始的时期无可比拟地强大和巩固了，当时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現代修正主义的先輩——的改良主义就成了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蛀虫”。在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里，修正主义“蛀虫”不可能阻止历史車輪的前进，因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看穿了修正主义的实質和作用，不管它戴了什么样的假面具。莫斯科宣言为我們时代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綱領。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引导工人阶级同所有和平民主力量結成联盟繼續走向历史性的胜利。

南 斯 拉 夫

——我們的批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总書記 約 多

我从南斯拉夫問題开始談起。

我們感到高兴能够和南斯拉夫人民見面，虽然是和他們中不多的人而且在不长的時間內見面。我們对南斯拉夫人民同对其他國家的人民，如意大利人民或中国人民、波兰人民或緬甸人民的印象是一样的——他們是一样的和藹和誠朴。这是最生动地証明了伟大的馬克思的教导的正确性，即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民族，而是階級。

我們不仅同他們的工人和农民見面，而且也同他們的艺术家、記者及其他阶层的一些人見面。

南斯拉夫人民的力量可以从他們的真正足以令人感到惊异的手工艺品中显示出来。如果我們欣賞芭蕾舞剧“欧·赫利特斯卡·勒根塔”的音乐或歌剧演員贊卡罗維奇的演唱，我們就知道南斯拉夫人民的活力确实是不小的。

可惜的是这些品質沒有被反映在南斯拉夫目前的領導人的措施中。我們以觀察員身份参加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間就看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是造成以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为一方和以南共領導人为另一方之間正在进行的意識形态斗争的原因，这一切大家一定是知道的。

雅加达的一家报纸煞有介事地报导似乎沙瑪赫同志和我的委任状“突然”被中央委员会从“代表”改变为“观察员”。正如魯克曼同志在雅加达和艾地同志在布拉格所指出的，这种报导是誣蔑。我們一到南斯拉夫就把由艾地同志签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任状交给南共中央，委任状上写着我們是观察员。可見我們的地位和意大利共产党或苏联共产党、突尼斯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所派遣的观察员是一样的。我們大家都不向代表大会致賀詞。只有两个外国共产党员，就是丹麦共产党的一位同志和挪威共产党的一位同志发言，他們在发言中都表示他們不同意南共綱領草案中所决定的一些立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如印度共产党打来的电报也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南共的綱領草案。因此，向代表大会致賀詞的只有日本、智利、冰島和其他若干国家的社会党领导人。

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能同意南共綱領草案中所决定的那些立場呢？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6月22日的声明明确指出，在原則上不能同意南共的論点和立場，“特别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声明說，“在国际政治上，南共领导人集中攻击一貫成为帝国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的社会主义堡垒——苏联，但是南共领导人对美帝国主义不仅实际上不加以抨击，而且相反地吐露了感恩的詞句”。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南共领导人不是采取加强这个运动的态度，而是相反地采取削弱共产党的团结的态度”。以上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现在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

南共綱領和哈达

4月里当南共綱領草案在南共的代表大会上被通过的时候，在美国的“外事”季刊上发表了哈达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印度尼西亚在大国集团之間”。不管你们是否奇怪，但是，把南共领导人铁托的演说和哈达的这篇文章比较一下，两者是有许多共同点的。

南共綱領写道：“联合国……可以成为民主机器的中枢……可以帮助实现更完整的世界统一”。哈达在他的文章里主张“在联合国范围内消除两个集团之間的对立和矛盾”。

当联合国还被美国的多数票机器控制的时候，这样的希望真正是一种幻想，尤其是还说什么所谓“更完整的世界统一”呢？是否目前的世界已经“统一”而只是不够“完整”？当世界的一部分已经是社会主义而另一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的时候，难道可以说世界是“统一”的吗？如果我们读到南共綱領中论述“统一问题”的部分，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希望出现不必改变生产关系，也就是不必改变社会制度的“世界经济统一的过程”。根据南共綱領的说法，“各民族的自由发展”可以通过“世界上的生产力的

更迅速的发展”而实现。

据哈达說，“資本主义已經改变”。南共綱領也談論关于“資本主义制度中的变化”。根据哈达的說法，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不大尖銳”，而南共綱領說，这种矛盾已具有“新的特点”。哈达說，“有許多过去被資本家干脆拒絕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現在正在被他們加以維護”，从而使原来成为“破坏性的派別”的“社会民主运动”現在变为“建設性的力量”；而南共綱領說，“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在經濟和政治上有能力在較大的程度上滿足工人階級某些階层的物質要求，甚至民主要求”，而这样据說“也就影响着”工人階級某些階层的“政治覺悟”。

接着南共綱領談論关于存在着“使現代資本主义社会在客觀上日漸靠近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客觀的发展过程”；以后又說，“人类及其經濟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正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各民族的实践，日益成为唯一的世界进程和世界体系”。

如果大家难于或較难于理解南共綱領的詞句，那么这恐怕正是如恩格斯所說的“用冠冕堂皇的詞句來說明非常簡單的問題”的緣故。如果用最簡易的話來說，南共領導人主要是要說，这个世界已傾向社会主义，从而自然地将达到社会主义，因为資本主义已經改变，已經願意滿足工人階級的要求，現在只要工人对資本家再加一点压力，資本主义就会变为社会主义。

朋友們！如果說艾地同志在布拉格的群众大会上发

表的演說中，談到的是关于南共綱領的反动性質和它削弱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作用，那么我上面所談的是它的原因。如果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相信南共綱領，而以为資本主义真正已傾向社会主义，那么我們何必努力工作和斗争，这难道不是非常浅显易懂嗎？幸运的是——而这也不能不是这样——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并不象小孩一样天真和幼稚。

我繼續把南共領導人和哈达作比較。关于同美国的关系，哈达說：“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印度尼西亚人民重視美国給他們的援助”。再重复說一遍，这是哈达的話，因此，就算了吧！但是讓我們注意鉄托的話：“我国同美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如果有某种不符合这一原則的企图的話，那通常是来自某些个人或集团，而不是来自美国政府。我們在极其需要援助……的时候，我們从美国获得了經濟和軍事援助。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們……如果否認我們在最困难时期获得的援助的重大意义，那是不正确的和不可理解的”。鉄托就是这样說，但是这些还未包括一切。

正如哈达希望美国更多的“援助”一样，鉄托也要求美国，說“對我們來說比較理想的是貸款形式的援助……”。

哈达的文章和鉄托的演說的區別是哈达多少还批評美国，特別是批評美国在西伊里安問題上一味援助荷兰的态度，而在鉄托的演說里我想找到对美国的批評，結果是白費力气。相反的，鉄托总是認為美国的“援助”是“沒

有任何約束性”的。但哈达在美国“援助”問題上怎么說呢？哈达說，“如果美国想援助某国，則美国过多地强加其看法和意見，而太少注意有关的民族的願望和意見”。

朋友們！这不是每一种美“援”的最显著的政治約束的表現嗎？

鉄托和苏加諾不同

朋友們！6月15日鉄托在拉宾的群众大会上回答中国共产党的批評。如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批評了談論关于不需要无产階級革命和不需要无产階級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南共綱領。鉄托不但指中国的批評是“假造”、“无原則”、“无人道”等等，而且还威风地說，“我所說的一切是对的”！

我以为这种認為別人“都錯”而自以为自己“都对”的态度对南共領導人的危害是甚于对別人的危害。

一切共产党領袖包括艾地同志在內都說南共領導人的态度是对帝国主义有利。可是鉄托在拉宾的演說中却否認說，“我任何时候也沒有頌揚过帝国主义。”直接頌揚可能沒有，但說过美“援”“並沒有約束性”，而实际上是有約束性，或者說过美国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沒有干涉內政”，实际上是干涉內政，这难道不是頌揚帝国主义嗎？

很明显，現在一切帝国主义的御用報紙和傀儡報紙，当然包括“指南針报”和“大印度尼西亚报”在內，都对南共領導人的态度感到很高兴。可能南共的領導人將說：“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自称为反帝国主义的領袖

是否應該有這種態度呢？

看來蘇加諾總統在這方面的態度遠比南共領導人正確。蘇加諾總統經常說，如果帝國主義者大罵我們，這說明我們是正確的；相反，如果帝國主義者贊揚我們，那我們就應該對自己表示懷疑。

但有什麼話好說呢。在這個世界上顯然有的領袖喜歡被人家贊揚，不管贊揚的是人民或者是帝國主義，重要的是只要受到贊揚！

關於目前南斯拉夫的情況當然不能同世界大戰前的情況比較。工業一般由“工人委員會”管理，只不過向來只着重“地方分權”，其結果發生了——用南共領導人自己的詞彙來說——“地方主義”、“省份主義”，照我的看法情況已接近於無政府狀態。農業方面，絕大部分還是私有的。農業合作社只有3,698個，而個體農業共有2,319,709戶之多，其中314,995戶各占有私有土地八公頃以上。因此，你們能自己作結論，在目前的南斯拉夫的農村中是否有社會主義？在文化方面，我親自看到抽象派的繪畫和雕塑遠比現實主義派占有統治地位，配以塞爾維亞歌詞的美國歌曲也占有何等的統治地位，而“指南針報”登載的美國的裸體圖片如何也在南斯拉夫的中央報紙登出，上映的美國影片比南斯拉夫自己的影片，也比意大利、英國、法國影片，更不用說比蘇聯影片多得多。這一切在思想上的影響、特別是對青年思想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節錄自約多1958年7月6日在雅加達發表的演講）

現代修正主义的典型

——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員 米原 昶

最近閉幕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只作了部分的修改就加以通过了。

以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首的許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認為这个綱領草案是忽視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則的修正主义的綱領而給予了严厉的批判。

众所周知，自从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表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內部情况”的決議以来，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領導者們和各国共产主义者之間，在原則問題上产生了很大的意見分歧。我認為从今天看来也是显而易見的，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脫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犯了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錯誤。1948年的決議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最好的方法應該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正确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来取得解决。

但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方法上有粗暴和錯誤的地方，即沒有能够使南斯拉夫的同志理解和接受这个正确的批評。1949年11月情报局通过的关于“杀人犯和

間諜控制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決議是根据錯誤的情報作出的，因而是錯誤的。这个決議使情報局同南斯拉夫共产党发生了决定性的决裂。

今天已經公开承認了当时的錯誤。参加情報局會議的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已經一致撤銷了1949年的決議。

大家都知道，斯大林逝世以后，自1954年以来，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采取了誠懇的态度和一系列的措施。

資產階級报刊看到这种情况便大作文章，企图給人造成“斯大林錯了，而铁托是正确的”印象。它們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新的混乱和分裂。

但是問題的真相并不象它們所說的那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改变了粗暴的态度，而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般方針中，有些是在相当程度上脫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但是各兄弟党希望它能够在友好的关系中所取正确的批評，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来。因此，各国共产党不仅在南斯拉夫的国内問題上沒有譴責南共，即便在对外問題上，除了在匈牙利事件时发生的那种有关决定性的、原則性的問題以外，都尽量避免对它进行譴責。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这次的綱領草案基本上規定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今天国际关系的发展的看

法，以及今后如何引导本国发展的問題。这当然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則問題。

由于这个問題帶有上述性質，所以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对綱領草案采取了严正的批判态度。作为共产主义者，在根本問題上澄清是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特别是今天世界已进入社会主义体系压倒資本主义体系这样一个历史的轉折点。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关键是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和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而且这种团結只能以对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則的共同信念为基础。对各国共产主义者來說，目前，最重要的是同脫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現象进行斗争。

在南共开大会的期間，我們收到了南共綱領草案。它的前一半的摘要已經在第45号的“世界政治資料”上发表了，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綱領草案的篇幅是很大的。我还不清楚这个草案在大会的討論过程中作了那些修改。只是从海外的电报中获悉，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什么修改。

因此我并不是根据大会通过的綱領正文，而是根据綱領草案，作为日本共产主义者提出批判。最主要的問題是基本观点，所以根据草案进行批判也可以說是把主要問題都包括进去了。

二

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批判这个綱領草案說，它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綱領。但是从綱領草案中不难看出，南

共領導人却認為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綱領草案說：

“可是在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下，近幾十年來馬克思主義思想落後於現代社會的發展了。它後來的發展沒有一貫徹底地繼承其基本科學原理和成果，而正是使這些原理遭受到實用主義的修正。”

它作了重大的論斷，說什麼近幾十年來馬克思主義思想落後於現代社會的發展，而且往往遭到修正。綱領草案還說，是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修正”，特別就教條主義問題強調說：

“兩種社會因素……首先阻礙社會主義理論思想前進和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若干基本科學原理。

“第一種因素是官僚主義和國家極權主義的現象。同這種現象密切有關的，是思想壟斷傾向和企圖把馬克思主義思想……變為陳腐的教條和抽象真理的簡單總和，以迎合特定的實用主義的暫時需要。當前的教條主義現象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若干科學原理進行特種的國家極權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修正的企圖，就是由此產生的。這種教條主義把一切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真正地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真誠努力，都斥之為修正主義，而它自己正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反科學的修正。”

從這裡可以看出，南斯拉夫的領導者抗議人家稱他為“修正主義者”，反而說“你們才是教條主義者”。他們說，“我們才是真正符合時代的要求，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死抱住陳舊的教條不放的你們才是修正了馬克思

主义。”不消說这是针对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講的。

例如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鉄托，在匈牙利事件时发表的普拉演說中曾这样說过：“现实的問題是新的方針能否在各国共产党內取得胜利的問題。这个新方針，事实上就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这表现了“只有南斯拉夫才是正确的”狂妄态度。在这次綱領草案中也坚持了这种态度。

綱領虽然也承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它又声称“也有某些否定的現象”，因此就不加論証地进行批判和譴責，說什么：“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左的空洞的詞句掩盖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过分相信实力、以及思想垄断和政治垄断等。”然后还說，“今天某些共产主义政党正在摆脱教条主义和与世隔絕的現象，并在考察过去經驗和寻找自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經歷新生，这就表明必須跟上时代的脚步、跟上当前的任务。”它的意思是某些共产党效法了南斯拉夫的范例，正在經歷新生，这真是一种狂妄的态度。

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这番話果真是那么正确嗎？这个綱領草案果真是为“推动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进而进行真正的努力”嗎？

三

上面引用的“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究竟是指什么而說的呢？这些詞藻在綱領草案中屡見不鮮。从它論述苏联及其他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經驗的一段話中就能看出这些話的含意。其中写道：

“在这个总的情况下，社会发展就要求特別強調社会領導力量、也就是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的組織者的作用，首先是在社会的經濟生活領域，其次是整个生活領域內的組織者的作用，这也就使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家机构里。

“但是，随着权力如此集中于国家机构，开始出現了官僚主义的国家极权主义傾向，出現了錯誤，国家政治制度开始畸形发展，这一来，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特有的一系列矛盾就更加尖銳和紧张地表現出来了。

“終于，这种作法不仅加强了国家的权力，而且日益加强了一个人的統治。由于这种做法形成了‘个人崇拜’，并企图从理論上和思想上来証明这种‘个人崇拜’是合理的。

“……斯大林由于主客觀的原因，沒有去反对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机构、由于党和国家机构的結合以及片面的集中所产生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傾向。相反，他自己倒成为这种傾向的政治和思想上的体现者。

“在这方面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的科学原理进行了实用主义的修正，首先是在关于国家和党的理論上，其次是在哲学和政治經濟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方面进行了这种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也就是关于逐漸消亡的国家和工人階級在摧毀資本主义經濟基础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自由发展的政治、物質条件过程中的斗争工具的理論）变成了斯大林的关于国家的理論，即国家不在消亡，而必須在社会生活

的各个領域里日益加强，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給了国家机器太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迟早必然会开始妨碍社会主义的社会因素和經濟因素的发展”。

从上面可以看出，它是說，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加强对經濟生活領域的管理，引起了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錯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从这里产生的”。并且“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的科学原理进行了修正，而且必然会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

从上面可以看出綱領草案所主張的內容。但是，把这个主張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发展情况对証一下就不难了解，这些主張是不正确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所以能够飞跃地发展，正是因为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有計劃地管理經濟的結果。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讓工人直接参加經濟管理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条件。但是，根据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即：这种民主必須是国家政权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我并不是說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的建設中沒有一点缺点和錯誤。但是，产生这些缺点和錯誤，并不是由于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或是由于“党和国家机构的結合”所致，这些錯誤几乎都是由沒有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产生的。斯大林在他的后期所犯的主要錯誤，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損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而这种錯誤既不是由民主集中制本身产生，也不是国家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則管理經濟的結果而产生的。綱領草案所說的內容是走

反历史事实的。

根据綱領草案的論点，似乎无产阶級专政必然会造成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正好同各国反动派和資产阶級对无产阶級专政的誹謗一脉相通。

南斯拉夫领导人非常讨厌在党和国家中的集中制，即使需要采取这种制度的时候也認為是“不得已的禍害”。列宁說过：“在我国往往有人混淆集中制和专橫的官僚主义之間的区别。但是对馬克思主义者來說这种混淆是完全不能容許的。”（列宁“民族問題評注”）南斯拉夫领导人恰恰是混淆了集中制和官僚主义的区别。这显然是对馬克思主义的“不可容許的”修正。

四

斯大林在他后期欣賞个人崇拜，部分地脫离了辯証唯物主义，犯了主觀主义的錯誤。他的确在理論方面犯了一些錯誤。

但是，斯大林並沒有象綱領草案所說的那樣在关于国家的理論方面犯有錯誤。斯大林从来沒有說过“国家不能在社会生活的任何部門消亡，而要繼續予以加强。”斯大林在对苏共第18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确实是創造性地发展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論”。但是，这决不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

斯大林在这篇报告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个基本机能，即：“第一，鎮压国内被打倒了的阶級……；第二，防御外来的进攻……；第三，……从事国家机关的

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他指出：在十月革命后的一個時期，第一個機能和第二個機能是主要的，但是城市和農村的資本主義分子被消滅以後，第一個機能已經消亡，第二個機能和第三個機能就成為主要的東西了。斯大林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國家“要在社會生活的任何部門繼續予以加強”，倒是說國家的一部分機能已經消亡了。

斯大林自問道：“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在共產主義時期也會保存呢？”然後明確地回答說：

“是的，會保存的，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尚未消滅，而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尚未鏟除的話。同時很明顯的，我們國家的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變化而變更。

“不，不會保存而會消亡下去，假如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已經消滅，而被社會主義包圍所替代了的話。”

斯大林從來沒有說過“國家不能消亡”。綱領草案的敘述顯然是對斯大林進行莫須有的誹謗。

南斯拉夫領導人倒是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國家機能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綱領草案混淆了國家機能的部分消亡同國家完全消亡之間的區別，雖然還不存在什麼客觀條件，却認為依靠國家政權採取“非集中化”的行政措施就可以促進國家的完全消亡了。

綱領草案也承認目前南斯拉夫的“耕地大部分為個體生產者的農民及其家屬所占有。”即資本主義分子還沒有完全被消滅。由此看來，上述論點無非是低估了資本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輕視了斯大林所說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机能。更重要的是，綱領草案几乎沒有提到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侵略和破坏活动的危险性，这就輕視了斯大林所說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个机能。

总之，綱領草案輕視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机能，而只強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机能。而且这种民主也是忽視了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

由此不难看出，究竟是誰修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

五

南斯拉夫領導人所以极端低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是因为它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完全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看法不同的緣故。

綱領草案写道：

“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时而尖銳、时而緩和的情况，最好地反映了这种不稳定的現象。国际关系之所以不能获得較长期較巩固的稳定，首先就是由于目前矛盾的尖銳化，促使这些或那些大国、这个或那个集团对国际关系强加实力政策。这种政策的結果是：加强了互不信任，助长了各种战争販子的气焰，加速了軍备，促成了軍事集团、使之日益具有排他性，并促成了各种軍事和經濟性質公約的建立、軍事基地的建立、外国軍隊在別国領土上的駐扎、軍事預算的增长，以及把軍事和其他非生产开

支的庞大負担轉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个敌对軍事政治集团的根源之一，除了社会經濟原因以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所采用的解决世界問題的方法。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法和其他类似的政治形式早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同盟国首脑會議上就已經出現，而在战后繼續存在着。由于采用这些方法就表現为在国际关系方面，采用从实力地位出发和爭夺霸权斗争的政策，而把人民和整个进步发展的实际利益置諸不顧。”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完全忽視了这样一些事实：今天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政治經濟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竞争的进程和結果；社会主义体系受到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已經摆脱或者正在摆脱殖民主义束縛的国家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并且对爭取和平、进步和各民族自由的事业作出貢獻，与此相反，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虽然越来越激烈，但是它們为了維持自己目前还相当稳固的地位，繼續采取实力政策，不放弃侵略战争的意图，加紧推行压迫其他民族的政策，妄图阻碍人类的发展。他們看不到发生战争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归因于两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团。这完全违背去年 11 月由南共领导人参加簽訂的六十四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的內容的。“和平宣言”認為今天战争的根源是垄断資本、特别是美国垄断資本。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是誰修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科学的原理”。

根据綱領草案的說法，社会主义陣营也在采取实力政策、爭夺霸权，这无非是恶毒地誹謗社会主义陣营和美化帝国主义陣营的理論。这怎么能說是“推动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真誠努力”呢？

綱領草案对社会主义陣营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大肆进行这样的誹謗和辱罵，不能說是实事求是的同志式的批評，它无助于国际团结和合作。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提出了正确的命題。他們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也在自己队伍里培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并以这种精神教育南斯拉夫的劳动群众。”

但是，今天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加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政治思想上的統一和团结。南斯拉夫公开违反自己最近参加簽訂的国际決議的这种立場，怎么有資格談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呢？

六

抱着美化帝国主义的見解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的根本区别混淆起来也是很自然的，这不能不說是从根本上修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則。下面的論点也就足以清楚地說明了。他們說：“現在资本主义的結構包括以下几种因素：垄断資本，小私有生产者和作为社会、政治特別是經濟因素的国家职能。由私人資本轉給国家的某些經濟职能愈多（在这

种情况下往往采取不同方式限制私人资本的权力)，经济中的新的、就其客观趋向来说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力就愈大。”

“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某一个特殊阶段，……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形式可以是资本主义保全自己的最后努力，也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也可以同时既是前者也是后者。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这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自觉的政治行动。”

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抵制关于资本主义自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国家垄断资本虽然能够加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前提，但是它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也不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而且要讓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綱領草案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一般原則，而認為不需要革命只要通过“进化”就能到达社会主义了。綱領草案接着說：

“只要资产阶级还是国家政权的决定性力量，……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看来这是正确的提法，但是后面又接着下結論說：“只有工人阶级……爭取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的斗争……才能实现这一过渡。”从这里可以看出，仍然不是主张革命，而是把夺取政权的斗争降低为在今天的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内爭取领导作用的斗争。

这显然是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美化资本主义的理论。由于它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产生上述美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也是很自然的。

七

綱領草案同意向社会主义“进化”的道路，因此，它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前面引用的“思想和政治的垄断”这样的词句，是指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而讲的，并对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攻击。所谓“党和国家机构的结合”，也是在攻击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作用的。

虽然綱領草案也正确地估计共产党的作用说，共产党“在一个时期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又认为即使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也会照样前进。它说：

“认为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垄断社会主义运动的每种形式，并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些党里，也只有通过它们才能体现出来的观念，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在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典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国家里，譬如美国，最大的可能就是把工人群众组织到工会里，首先通过工会日益把他们卷入自觉的社会主义力量成长的过程，卷入工人阶级为加强其社会影响和争取在政权制度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中去。”

这就是說，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即使没有自己的政党，也可以通过工会到达社会主义。

这里就完全无理地修正和否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作用的命題。

八

现在就大致結束我对南共綱領草案的批判。‘需要深刻批判的論点还很多，澄清这些問題对于揭露和杜絕我們党内可能产生的修正主义的萌芽，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如上所述，这个綱領包含着許多可以說是現代修正主义典型的内容。去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就現代修正主义的特点指出：

“現代修正主义企图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經喪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們否認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設的基本原則，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組織变成某种爭論不休的俱乐部。”

关于現代修正主义的这一規定，差不多完全适用于上述南共綱領草案的内容。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它是現

代修正主义的典型。

这个修正主义的理論，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不管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主观意图怎样，在客观上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統一，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們所以要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論，原因就在这里。

（譯自日本共产党“前卫”杂志 1958 年 7 月号）

丹麦共产党中央委員克努德·耶斯佩森 談参加南共七大的印象

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4月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丹麦共产党代表之一克努德·耶斯佩森在下述談話中，談到他从代表大会上得到的印象。

“要以簡短的方式来說明被討論和被通过的許多事件、講話、綱領草案和声明是很困难的”，他一开始便这样說，“所以最好不作这种打算。我倒想談談最重要的几件事。”

“依你的意見，是哪些事？”

“代表大会的消极面是主要的，而我認為这个消极面是錯誤的，理由很簡單，因为在这里挑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修正主义的辯論。

“我听到某些正直的共产党員說，接受苏共和中共对南斯拉夫言論的批評将是錯誤的。我又听到其他的一些人說，他們認為，苏联以苛刻的評論和行动来对待南斯拉夫，是一个不可饒恕的錯誤，因为在他們看来，这就是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和經濟发展的干涉。

“对此，首先应当指出，錯誤并不是苏联制造出来的，錯誤产生在南斯拉夫，产生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間。在这里，当然应当区别国家領域內的錯誤——据我所知，这些錯誤这次并未受到批判——和那种会影响共产党生存

的錯誤。我指的是破壞國際共產主義的團結。漠視今天世界上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矛盾，而提出一個和去年 11 月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宣言相對抗的綱領，而這個宣言實際上是這些黨的活動的基礎。

“中國等國以如此強硬的态度批評這個綱領，原因之一是，這個綱領與其說是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發展綱領，不如說它更象是與莫斯科宣言的對抗。因此，就不是什麼干涉南斯拉夫內政的問題，而是對這種‘第三種立場’的否定。

“南斯拉夫态度本身就是企圖分裂共產黨間的團結一致，但工人階級有一條教訓：拒絕對團結盡力的人，也不能指望得到別人的團結。

“應當區別對（南斯拉夫的）批判的盲目支持和實事求是的支持。我們支持並不是因為這個批判是蘇聯和中國提出的，而是因為我們認為批判是正確的，我們希望維護和加強共產黨間的團結一致。”

“你自己看到和聽到些什麼？”

“引人注意的重要事實是，大會上所有的反蘇言論都受到熱烈歡呼，談到蘇聯援助南斯拉夫的事實和它在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中的作用時，卻沒有人歡呼。我認為，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在自己與蘇聯之間製造‘裂隙’的企圖。在過去的一些時期中，這種‘裂隙’——有意或無意的——往往是製造對蘇聯的仇視的前奏。另一方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破壞、剝削和殖民掠奪戰爭的譴責卻沒有人歡呼，這也是事實。他們公然把社會主義世界和資

本主义世界放在一起而加以譴責。”

“你很强調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一致的企图？”

“是的，因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修正主义分子对于它的团结是一种特别的危险。修正主义分子以‘真正的工人代表’的面貌出现，来‘修正’‘过时的马克思主义’，为了阶级敌人的利益而制造工人阶级的思想混乱。”

“铁托主义可以被用作破坏共产党间的一致的第五纵队，从而削弱面对着反动派进攻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种活动特别危险，因为它披上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词句的外衣，因为它是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并且在口头上也承认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中大部分原则的人进行的。”

“自然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事实”，耶斯佩森继续说，“譬如关于清除个人崇拜的原则似乎和南斯拉夫党无关，因为我发现人们对铁托的百般崇拜，不管他发不发言，或者是当别的人发言时，欢呼的对象总是‘铁托英雄’，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就使得越过集体领导的原则比较容易了。”

“你认为有使错误得到克服的可能吗？”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共产党间的讨论自然可能使最严重的错误得到克服，从而促进南斯拉夫的思想的纯洁化。但这需要南斯拉夫方面有这样的愿望。而不应当去搜捕在电讯中被称为‘亲苏的共产主义者’。”

“当我们早已表示支持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以后，在

目前的討論中要決定我們的立場就不困難了。一方面是南斯拉夫企圖分裂團結，另一方面是所有的共產黨，它們支持宣言，在兩個制度的鬥爭中立足在國際團結的基礎上。圍繞着南斯拉夫發生的一切也充分証明了我們採取擁護宣言的立場的正確性。”

(原載丹麥共產黨“時代”雜誌 1958 年第 4 期)